

蔡元培選集

蔡元培选集

中 华 书 局

蔡元培选集

*

中华书局编辑、出版

(北京东总布胡同1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7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经售

*

850×1168 耗1/32·10 3/4 印张·6 插页·230,000 字

1959年5月第1版

1959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7,000 定价：(6) 1.80 元

统一书号：17018·23 59,4 京型



出版說明

蔡元培先生(1868—1940),字子民,号鶴卿,浙江省紹兴县人。商人家庭出身,1892年得清朝翰林,1894年补編修。他是我国近代的思想家、教育家和革命民主主义者。特别是五四运动时期,他在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进步表现,在当时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他在青年时代,深受当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接受进化論的观点,主张教育救国。1900年义和团运动失败以后,在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的情況下,开始倾向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提倡民权,組織爱国学社,创办“俄事警聞”(后改名“警鐘日报”),积极从事于革命思想的宣传鼓动工作。1905年加入同盟会,曾經参与秘制炸弹,企图采取暗杀手段进行革命活动。

辛亥革命以后,蔡元培先生担任了南京临时政府的教育总长。这个时期,在他的倡議下,摹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制度建立了我国的资产阶级式的教育体制,废除了清朝的封建教育制度。这是当时中国教育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改革。“对于教育方針之意見”一文,可以說就是他这一时期的教育綱領。在这篇文章里,他所提出的教育主张,例如,为了富国强兵而实行軍国民教育;为了发展实业而进行实利主义教育;为了树立资产阶级的社会秩序而进行所謂自由、平等、博爱的公民道德教育,唯心

主义的世界观教育以及美感教育等，都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要求，在当时对反对封建主义来说，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世界观与人生观”一文，进一步发挥了“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中所提出的哲学思想。他在这篇文章里所提出的“实体世界”，正如他自己所说，是一个观念。在他看来，人们应该超脱现象世界而到达实体世界。这种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和他的资产阶级教育纲领是相联系的。当时政治斗争的中心是反对袁世凯。“告全国文”、“敬告全国同胞”这两篇文章，表明了他对袁世凯的政治态度。

五四运动前后，蔡元培先生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时他正担任北京大学的校长。他支持新文化运动，主张文学革命，提倡白话文，反对封建复古主义的旧思想，反对封建的吃人礼教，提倡以科学与民主为内容的新思想，在当时发生了很大的积极的影响。“黑暗与光明的消长”、“劳工神圣”、“致‘公言报’函并附答林琴南君函”、“洪水与猛兽”、“为国内反对日英风潮敬告列强”等文章，代表了他这一时期在政治上的进步主张。但是，在这些文章里，也包含了一些妥协性和不彻底性，同时对于社会主义学说也有一些误解。在“致‘公言报’函并附答林琴南君函”里不敢公开承认“覆孔孟”、“凿伦常”，极力掩饰自己的反对封建礼教的思想。他的这种不彻底性在五四运动以后有所发展。在“告北大学生暨全国学生书”、“回任北京大学校长在全体学生欢迎会上演说”、“去年五月四日以来的回顾与今后的希望”等文里，他告诫学生不要经常过问政治，认为学生参与政治运动得不偿失。在他的文章里，甚至有轻侮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的言论。这些都反映了他对革命的动摇性的一面。这个时期他在美学和宗教问题上，曾有进一步的发挥。他反对

宗教，但認為美感教育可以為人們提供另一種宗教的境界。在他看來，美學不僅是超階級的，而且是超現實的。他認為美感能為人們創造一種意境，通過這種意境，人們就能夠到達實體世界。這種觀點都表現了他的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的偏見。這個時期，他在哲學上也受了一些實用主義的影響。在教育思想方面，他主張“兼容並包”，反對讀經尊孔的封建主義教育，對當時進步思想的發展起過推動作用。除此而外，他特別提倡女子教育和平民教育。雖然所謂“平民”，在當時實際上還只能限於城市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即所謂市民階級的知識分子。但這些主張，在當時的條件下是有進步作用的。

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以後，民族資產階級中的大部分人和敵人妥協，站到反動的方面去了。這個時期蔡元培先生的動搖性和妥協性更為突出，以致曾經和反動派同流合污。他後來曾做過國民黨的中央監察委員和偽中央研究院院長。1931年日本帝國主義公開侵略中國以後，當民族危機日趨嚴重的时候，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中的一部分人開始又重新傾向革命，主張抗日。這個時期，蔡元培先生參加了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對當時的反動統治有所不滿。

蔡元培先生作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是具有兩面性的。在他的文章里曾贊揚胡適、吳稚暉、杜威、羅素等，就說明了這一點。但是，他和胡適、吳稚暉等是有很大的區別的。胡適、吳稚暉是資產階級中的右派，是帝國主義的走狗；而蔡元培先生則是革命民主主義者和愛國主義者。一般說來，蔡元培先生的思想和他在五四運動中的作用，屬於革命民主主義者，這種傾向是主要的。我們必須以歷史的觀點來看待。

“蔡元培选集”包括了1902年至1937年之間有代表性的著作。文章的稿本都是以原来所发表的杂志原文为依据的，其中个别錯字，曾参照有关資料加以改正。文章的标题，大部分都是原标题，只有“告全国文”、“非宗教运动”、“关于不合作的宣言”、“对于讀經問題的意見”等是編者加的。文章的順序是按年代排列的。

目 录

出版說明

“文变”序	1
释“仇滿”	2
告全国文	5
对于教育方針之意見	8
世界觀与人生觀	16
敬告全国同胞	21
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說	23
文明之消化	26
在信教自由会之演說	28
在北京政学会之演說	32
致“新青年”記者	37
再致“新青年”記者	40
在北京通俗教育研究会演說詞	43
在爱国女学校之演說	49
以美育代宗教說	53
新教育与旧教育之歧点	58
黑暗与光明的消长	61
劳工神圣	65
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詞	66
哲学与科学	69

致“公言报”函并附答林琴南君函	75
附录 林琴南致蔡元培函	80
欧战后之教育問題	84
貧兒院与貧兒教育的关系	89
工学互助团的大希望	95
告北大学生暨全国学生書	98
回任北京大学校长在全体学生欢迎会上演說	101
国文之将来	103
文化运动不要忘了美育	106
在李超女士追悼会的演說	108
去年五月四日以来的回顧与今后的希望	110
在平民夜校开学日的演說	112
洪水与猛兽	114
美术的起原	116
在国語传习所的演說	138
在北京大学話別会之演說詞	143
在华法教育会欢送会演說詞	147
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	149
何謂文化?	156
美术的进化	162
美学的进化	167
美术与科学的关系	178
对于师范生的希望	176
对于学生的希望	179
在爱丁堡中国学生会及学术研究会欢迎会演說詞	184

“石头記索隱”第六版自序	188
非宗教运动	193
五四运动最重要的紀念	195
美育实施的方法	197
汉字改革說	204
世界語联合大会开会詞	208
市民对于教育之义务	210
关于不合作的宣言	212
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	215
为国内反对日英风潮敬告列强	249
說民族学	255
三十五年来中国之新文化	263
六十年来之世界文化	282
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中外記者招待会的致詞	285
我在北京大学的經歷	287
俞理初先生年譜跋	296
民族学上之进化观	303
論大学应設各研究所之理由	308
对于讀經問題的意見	312
中国新文学大系总序	314
我青年时代的讀書生活	323
魯迅先生全集序	326
我在教育界的經驗	328

“文变”序

先儒有言，“文以載道”。道不變也；而見道之識，隨世界之進化而屢變；則載道之言，與夫載道之言之法，皆不得不隨之而變。譬之于人，自少而壯，其服食，其語言，其執業，无不隨之而變也。自唐以來，有所謂古文專集，繁矣。拔其尤而為纂錄，評選之本，亦不貽。自今日觀之，其所謂體格，所謂義法，糾纏束縛，徒便摹擬，而不適于發揮新思想之用；其所載之道，亦不免有迂謬窒塞，貽讀者以麻木腦筋，風痹手足之效者焉。先入為主，流弊何已！方今科舉，易八股為策論，鄉曲士流，皆將抱古文選本為簡練揣摩之計。前者之弊，復何異八股乎？不揣固陋，舉當世名士著譯之文，彙為一冊，而先哲所作，于新義無忤者，亦間錄焉。讀者尋其義而知世界風會之所趨，玩其文而知有曲折如意應變無方之效用，以無為三家村夫子之頭巾氣所範圍，則選者之所厚望焉爾。光緒二十八年四月選者識。

• “文变”是蔡元培先生所編的論文集，一九〇二年商務印書館代印。

释“仇滿”

吾国人一皆汉族而已，烏有所謂“滿洲人”者哉！凡种族之別：一曰血液，二曰風習。彼所謂滿洲人者，虽往昔有不与汉族通婚之制，然吾所聞見，彼族以汉人为妻妾而生子者甚多，彼族妇人密通汉人，及业妓而事汉人者尤多。江浙駐防，歼于洪楊之手，其招补者多习于彼族遊处之汉人，此皆血液混染之証据也。彼其語言文字，起居行习，早失其从前樸鶯之气，而为北方稗士莠民之所同化，此其風習消灭之証据也。由是而言，則又烏有所謂“滿洲人”者哉！然而“滿洲人”之名詞，則吓然揭著于吾国，則亦政略上占有特权之一紀号焉耳。其特权有三：世袭君主，而又以少数人专行政官之半額，一也；駐防各省，二也；不治实业，而坐食多数人之所生产，三也。其二其三亦在今日既为貧弱困苦、男盜女娼媒介，而亦适足为詭痴之符，招怨之的。然自一方面觀之，要不得不謂之政略上之特权。世界因果之应，不爽毫发，諺所謂“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是也。其因之动力在政略上者，其果之反动亦必在政略上，故近日紛紛“仇滿”之論，皆政略之爭，而非种族之爭也。

夫吾非謂最多数之汉族果无种族之見存也。所謂“生降死不降；老降少不降；男降女不降”者，吾自幼均习聞之。而道、咸之間刻文集者，尙时存仇滿洲之微文。粵西三点会以“羽”字为

記号，示滿清无主之义，持之已二百数十年，一洩于洪楊之事，而至今未已。此皆种族之見之未泯者也。然洪楊之事，应和之者率出于子女玉帛之嗜好；其所残害，无所谓滿汉之界；而出死力以抵抗破坏之者，乃实在大多数之汉族。是无足以証其种族之見之薄弱也。且往者暗于生物进化之理，謂中国人种，概由天神感生，而所謂蛮貉夷狄者，乃犬羊狼鹿之遺种，不可同群，故种族之見熾焉。自欧化輸入，群知人为动物进化之一境，而初无貴种賤种之別，不过进化程度有差池耳。昔日爭种之見宜若为之消释。而“仇滿”之論反熾于前者，則以近日政治思想之发达，而为政略上反动之助力也。盖世界进化，已及多数压制少数之时期；风潮所趋，决不使少数特权独留于亚东之社会；此其于政略上，所以有“仇滿”之論也。虽然，人之神經甚为复杂，被染于欧化者，非能尽滌其遺传性也，是以其动机虽在政略上，而联想所及不免自混于昔日种族之見。且适聞西方民族主义之說，而触其格致古微孔教大同之故习，則以“仇滿”之說附丽之。故虽明揭其并非昔日种族之見而亦不承認也。然吾細剖解之，而見其重心乃全在政略上。何則，果其注重于种族上者，則其术不外兩端：一曰暴动，二曰阴谋。暴动者，如义和团之惡洋人也，不問其为教士、为商人，見洋人則杀之。使以此术而仇滿也，則今日之所謂“滿”人者，自京師及东三省外，已殄芟无遺矣。阴谋者，如周之于殷，越之于吳。聞敌之治焉而忧，聞其乱焉而喜；遣諜者以間之，貽玩好以惑之。循是而論，則彼李蓮英之惑溺，王文韶、張之洞輩之貽誤；而各省官吏勒索賠款，公行賄賂，以为彼政府斂怨于平民者，皆足以动摇滿洲人之基本，而为多数汉族之功臣！如張百熙之流，实心举行新政者，宜斥为助桀之民

賊而誅之！至于滿洲人中如所謂光緒、肅王、醇王号聖明者，當行間而杀之！而如剛毅、榮祿則惟恐天去其疾，而圖所以保護之！而汉族之稍有权力者，宜遣辯士說以帝王之業，此皆陰謀者之所有事也。要之无滿不仇，无汉不亲；事之有利于滿人者，虽善亦惡；而事之有害于滿人者，虽凶亦吉。此則純乎种族之見者也。而今之唱仇滿者，其所指揮，所褒貶，一与吾前者云云相反。是非眞仇滿者也。

虽然，今之眞仇滿者，則有之矣。分为二党：甲党出于少数号为滿人之中，褒“汉人强，滿人亡”之論，而密圖所以压制汉人者也。乙党出于多数汉族之中，欲請行立宪政体，奉今之朝廷为万世一系之天皇，而即滿洲人以为貴族議院者也。乙党資章甫以适越，其售否固未可必。甲党之举动多类兒戏，其甚者为禁汉族学陸軍于日本，如曰“杀一人，是一人”。是皆喚起多数汉人使之重入种族之夢者也。而两党相合之一点，在保守少数人固有之特权，此其仇滿之策之中心点也。世运所趋，非以多数幸福为目的者，无成立之理；凡少数特权，未有不摧敗者。且今日少数滿人中，固有一二开化者，然以与多数汉族中之开化者相比例，孰强孰弱，較然易睹。果率两党之策，是树此少数者以为众射之鹄，不使蹈法国貴族之覆轍不止也！

夫民权之趋势，若决江河，沛然莫御。而吾国之官行政界者，猥欲以螳臂当之，以招他日惨杀之祸，此固至可憫叹者也。而甲乙两党又欲专其祸，以貽少数人之滿洲人，是豈非仇滿之尤者乎？吾所謂仇滿，固不在彼，而在此。

原載 1905 年“苏报”

本篇选自“黄帝魂”

告全國文

培等為歡迎袁大總統而來，而各承津、京諸同胞之歡迎，感謝無已。南行在即，不及一一與諸君話別，敬撮記我等近日經過之歷史以告諸君，托于臨別贈言之義。

(一)歡迎新選大總統袁公之理由 自清帝辭位，大總統孫公辭職于參議院，且推薦袁公為候補大總統。參議院行正式選舉，袁公當選，于是孫公代表參議院及臨時政府命培等十人歡迎袁公蒞南京就職。袁公當蒞南京就臨時大總統職，為法理上不可破之條件；蓋以立法行政之機關，與被選大總統之個人較，機關為主體，而個人為客體，故以個人就機關則可，而以機關就個人則大不可。且當專制共和之過渡時代，當事者苟輕違法理，有以個人凌躡機關之行動，則涉專制時代朕即國家之嫌疑，而足以激起熱心共和者之反對。故袁公之就職于南京，准之理論，按之時局，實為神聖不可侵犯之條件，而培等歡迎之目的，專屬于是，與其他建都問題及臨時政府地點問題，均了無關係者也。

(二)袁公之決心 培等二十七日到北京即見袁公，二十八日又為談話會，袁公始終無不能南行之語。且于此兩日間與總統制及民政首領商留守之人，會諸君尚皆謙讓未遑，故行期不能驟定也。

(三)京津之輿論 培等自天津而北京，各團體之代表，各軍

队之长官，及多数政治界之人物，或面談，或投以函电，大抵于袁公南行就职之举，甚为輕視。或謂之仪文，或謂之少数人之意見（其間有极离奇者，至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只可一笑置之）。而所謂袁公不可离京之理由，則大率牵合临时政府地点，或且并迁都問題而混入之，如所謂藩屬、外交、財政等种种关系是也，其与本問題有直接关系者，惟北方人心未定一义；然以袁公之威望与其旧部将士之忠义，方清摄政王解职及清帝辞位至危疑之时期，尚能鎮摄全京，不丧匕鬯，至于今日，复何疑虑？且袁公万能，为北方商民所公認，苟袁公內断于心，定期南下，則其所为布置者，必有足以安京、津之人心，而无庸过虑。故培等一方面以京、津輿論电达南京备参考之資料，而一方面仍静俟袁公之布置。

（四）二月二十九日兵变以后之情形 无何而有二月二十九日夜中之兵变，三月一日之夜又繼之，且蔓延于保定、天津一带。夫此数日，袁公未尝离京也，袁公最亲信之将士，在北京自若也；而忽有此意外之变乱，足以証明袁公离京与否，与保持北方秩序，非有密切不可离之关系。然自有此变，而军队之調度，外交之应付，种种困难，急待鯁理，袁公一日万几，势难暫置，于是不得不与南京政府协商一变通之办法。

（五）变通之办法 总统就职于政府，神圣不可侵犯之条件也；临时統一政府之組織，不可以旦夕緩也；而袁公际此时会，万不能即日南行，則又事实之不可破者也。于是袁公提議，請副总统黎公代赴南京受职。然黎公之不能离武昌，犹袁公之不能离北京也。于是孙公提議于參議院，經參議院議決者，为袁公以电宣誓，而即在北京就职，其办法六条如麻电。由是袁公不必南